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林陵譯

時代書報出版社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2)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林 陵 譯

勝世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На вся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довольно
простоты

— Комедия в 5-ти действиях —

Перевод Лин Линь

Шанхай

Экспресс

1949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著	作	者	奧	斯	特	羅	夫	斯	基
翻	譯	者	林						陵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У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 (4000冊)

• 時代出版社刊行 •

俄羅斯大戲劇家

奧斯特羅夫斯基研究

戈 賓 維 林 監 合 編

十六開大本 • 卅餘萬字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1)

沒有陪嫁的女人

梁 香 譯

• 高爾基戲劇集 •

小 市 民

林 陵 譯

索 莫 夫 及 其 他

林 陵 譯

• 蘇聯戲劇家時記叢書 •

史 達 著 金

杜 雷 林 著 烏 曉 譯

葉 爾 莫 洛 娃

杜 雷 林 著 烏 曉 譯

史達尼斯拉夫斯基

伏 爾 柯 夫 著 烏 曉 譯

基米羅維奇 • 唐慶柯

馬 爾 柯 夫 著 烏 曉 譯

• 劇 本 •

侵 略

李 翁 諾 夫 著 林 陵 譯

俄 羅 斯 人

西 蒙 諾 夫 著 林 陵 譯

戰 線

柯 爾 諾 夫 著 林 陵 譯

赴 蘇 使 命

柯 爾 諾 夫 著 林 陵 譯

俄 羅 斯 問 題

西 蒙 諾 夫 著 林 陵 譯

花 園

伊 里 英 可 夫 著 林 陵 譯

日丹諾夫論文學、藝術與哲學諸問題

葆 荃 梁 香 譯

★

人 物：

葉高爾·德米特利奇·葛路莫夫 (Егор Демитрий Глузов)，青年。

葛拉菲雅·克里莫夫娜·葛路莫娃 (Глария Кримовна Глузова)，他的母親。

尼耳·費陀謝奇·馬瑪葉夫 (Нил Федотич Мамаев)，富翁，葛路莫夫的遺親。

克列奧派特羅·耳伏夫娜·馬瑪葉娃 (Клеопатра Львовна Мамаева)，他的妻。

克魯季茨基 (Крутицкий)，老人，一位要人。

伊凡·伊凡內奇·高羅杜林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ордунин)，青年要人。

索菲雅·伊格那季葉夫娜·塞魯直譯 (София Игнатьевна Турусина)，富婦，貴婦人，商人出身。

瑪憲卡 (Манька)，她的姪女。

葉高爾·伐西里奇·庫爾舍葉夫 (Егор Васильич Курчаев)，驃騎兵。

高路特文 (Голутвин)，無所事事的人。

馬羅娃 (Марья)，克魯季茨基的孫女。

女客等。

女食客乙。

馬瑪萊夫的僕人。

克魯季茨基的僕人。

葛利高利 (Григорий)，屠魯茜娜的僕人。

第一幕

一間清潔、傢俱精美的房間，一張書桌，一面鏡子；一扇門通內室；右面另外一扇門是出口。

第一場

葛路莫夫和葛路莫娃（在台後）

葛路莫夫：（在台後）。那來的話！別說了！^①不顧一切去做，不就完了。（從側門裏走出來）。告訴你怎麼做，就怎麼做，別多發議論。

葛路莫娃：（從側門裏走出來）。你為什麼逼着我寫這些個信？我實在受不了。

葛路莫夫：寫吧，寫吧！

葛路莫娃：有什麼用處呢？人家反正不會嫁給你的。屠魯茜娜有二十萬陪嫁，有門第，交際又廣，她要配公爵，配將軍呢。連庫爾恰葉夫都不肯嫁；我為什麼把各種各樣的壞話和謠言去陷害他呢，陷害這個可憐的人呢？

① 原文是「還有這個話！很需要！」是說的反話，恐不易理解，故改如上。

葛路莫夫：比較起來，你究竟可憐那一個，可憐我呢還是驢騎兵庫爾恰葉夫？他要錢做什麼？他反正是拿錢去打牌，都輸光了。你還心疼地說什麼：我是把你當心窩裏的寶貝的呀。

葛路莫娃：要是有用處就好了！

葛路莫夫：這已經是我的事情了。

葛路莫娃：你有沒有什麼希望呢？

葛路莫夫：有。媽呀，你是知道我的；我聰明、狠心、妬忌；完全像你。直到現在，我做的是什麼？我轉起壞念頭，給全莫斯科寫諷刺詩，自己却什麼也不幹。不，夠了。對於蠢笨的人不應該笑，應該會利用他們的弱點。當然，在這地方是昇不了官的，要在彼得堡才能昇官成事業，這地方不過是說說話而已。不過就在這地方也可以弄到一個溫暖的位子，一位有錢的大太，能這樣，我也就滿足了。靠什麼出人頭地？並不都是靠辦事，常常是靠說話。我們莫斯科人喜歡說話，對於這種空口說白話，我還會不成功嗎！不會的！奉承有權有勢的人我也會，我能找到撐腰的人，你看好了。去惹他們，那就太笨了，應該不顧一切地，大膽地給他們拍馬屁。成功的祕訣就在乎此。我先從並不是了不起的人，從基魯西娜一圈子裏的人下手，幹起來，把他們要的一切，都從他們身上擠出來，然後再往上爬。你去吧，去寫吧！我還有話跟你談呢。

葛路莫娃：求老天爺幫你忙！（下）。

葛路莫夫：（坐到椅子上去）。把諷刺詩扔在一邊吧！這一種詩，除了

● 原文是「我是把你捧在心窩下的。」

的處之外，不會有什麼好處給作者。還是來弄弄歌功頌德的玩意吧。（從口袋裏摸出一本簿子）。心裏所掘起的全部怨氣，我都把它推銷在這本日記簿上，嘴上却只留下甜言蜜語。我獨自一個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記下人類卑鄙下流的編年史。這稿子並不是預備當衆公佈的，我一個人又是作者又是讀者。等我在穩固的基礎上紮下了根之後，隨時可以拿它出來消遣消遣。

（庫爾恰葉夫及高路特文上；葛路莫夫起立，把簿子藏進口袋裏。）

第二場

葛路莫夫、庫爾恰葉夫、高路特文

庫爾恰葉夫：Bonjour! ☺

葛路莫夫：歡迎之至；有何見教？

庫爾恰葉夫：（坐到桌前葛路莫夫的位子上）。我們有事相商。（指高路特文）。就是這位，我來介紹。

葛路莫夫：我早就認識他。你介紹他做什麼？

高路特文：你的口氣有點使我不開心。哼。

葛路莫夫：那只能隨你的便。兩位先生，你們大概吃了一頓很不錯的早飯了吧。

☉ 法文：「早安」。

庫爾恰葉夫：有點小事情。（拿起鉛筆和紙來，不知畫些什麼）。

葛路莫夫：可不是，看也看得出。兩位先生，我沒有多少閒功夫。有什麼事？（坐下，高路特文也坐下）。

庫爾恰葉夫：你有沒有詩？

葛路莫夫：什麼詩？你大概走錯了地方吧。

高路特文：沒有走錯。

葛路莫夫：（對庫爾恰葉夫）。請你不要糟塌紙！

庫爾恰葉夫：我們要諷刺詩。我知道你是有的。

葛路莫夫：什麼詩也沒有。

庫爾恰葉夫：噯，你別說了。大家都知道。你給全城都寫上了。他想做幽默小報的記者。

葛路莫夫：（對高路特文）。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以前寫過沒有？

高路特文：寫過。

葛路莫夫：寫過什麼？

高路特文：什麼都寫過：長篇小說啊、中篇小說啊、悲劇啊、喜劇啊……

葛路莫夫：那末，怎麼樣呢？

高路特文：噯，什麼地方也不登，無論如何不肯登；不管怎麼樣懇求，沒有代價，不肯登。我真想鬧點事情出來。

葛路莫夫：還是不肯登。

高路特文：我倒要試試看。

葛路莫夫：這不危險嗎？

高路特文：危險？怎麼樣，會打嗎？

葛路莫夫：客氣。

高路特文：是的，據說，別的地方是打的；可是我們這裏好像沒有聽說過。

葛路莫夫：那末你寫吧！

高路特文：打誰寫起呢？我誰也不認識呀。

庫爾恰葉夫：聽說，你有一本什麼日記，把大家都抽筋剥皮地寫在上面。

高路特文：是呀，對了，拿來，把它拿到這兒來！

葛路莫夫：哼，怎麼不給你！

高路特文：我們來把它出版。

葛路莫夫：我什麼日記也沒有。

高路特文：哦，倒會裝佯；還算我們的老大哥，伊薩克^①呢。

葛路莫夫：我不配做你們的老大哥，也不是伊薩克。

高路特文：我們可以靠它撈點錢……

庫爾恰葉夫：是呀，他真需要錢。他說，「拿別人的錢喝酒；我要寫文章」。他把這叫做寫文章。倒請你說說看！

葛路莫夫：我聽見，我聽見。

高路特文：沒有材料。

庫爾恰葉夫：你看，他沒有材料。給他材料，讓她寫文章。

葛路莫夫：（站起來）。喂，別糟場紙！

庫爾恰葉夫：啊呀，別說了，這有什麼要緊？

① 伊薩克即馬約里諾中的約瑟，對兄弟極為幫忙。

葛路莫夫：你在這裏畫什麼大公雞呀。

庫爾恰葉夫：你弄錯了。這不是公雞，是我可敬的叔父尼耳·費陀謝伊

奇·馬瑪葉夫。你看（畫完），真有些像，並且雞冠也像。

高路特文：他是一個有趣人物嗎？比方說，對於我？

庫爾恰葉夫：很有趣。第一，他認為他比什麼人都聰明，無論什麼人他都要教訓。用不着拿麵包餵他，只要向他請教就行。

高路特文：朋末就在這隻公雞的下面題個字：最新自修讀本！（庫爾恰葉夫題字）。我們就拿去印去！

庫爾恰葉夫：不，不要，他竟是叔父。（把那張紙推開。葛路莫夫拿起來，藏在口袋裏）。

高路特文：他還有什麼別的花樣？

庫爾恰葉夫：很多。他找房子已經找了兩年多了。他並不需要房子，他只要出去談談話，好像是辦公一樣。一早晨出去，看個十所房子，和房東，和管房子的談談；然後再到舖子裏去挨家嚐嚐魚子、鱈魚；又在店家坐下來，就給談開了。商人不知道怎樣把他攆出店舖，可是他却很滿意，一早晨總算沒有白白浪費。（對葛路莫夫）。對了，還有呢，我忘記說了。我媽媽像隻叫春的貓似的愛上你了。

葛路莫夫：這怎麼會呢？

庫爾恰葉夫：她在戲院裏看見你，兩眼老看着，脖子都轉過來了。她一直問我：這人是誰？這你可別開玩笑啊！

● 原文只用一個「貓」字，意謂貓在叫春時，對男方是扭頭扭腰地愛，加「叫春」兩字似乎明顯些。

葛路莫夫：我不開玩笑。你對誰都開玩笑。

庫爾恰葉夫：那末，隨你便。我要是你啊……那末你詩給不給呢？

葛路莫夫：不給。

高路特文：跟他有什麼說的？我們去吃飯吧！

庫爾恰葉夫：好，我們去吧！再見！（鞠躬，離去）。

葛路莫夫：（叫住庫爾恰葉夫）。你怎麼把他帶在身邊亂闖。

庫爾恰葉夫：我愛聰明人。

葛路莫夫：這也算聰明人。

庫爾恰葉夫：對於我們，就是這樣的人也算好的了。真正聰明的人根據那一點會跟我交朋友呢？（下）。

葛路莫夫：（對着他的後影）。好吧，看着吧！媽呀！（葛路莫夫上）。

第三場

葛路莫夫，葛路莫娃

葛路莫夫：（指馬瑪葉夫的像）。你看！我首先應該跟誰去攪好關係。

葛路莫娃：這是誰？

葛路莫夫：我們的遠親，我的叔父，尼耳·魯陀謝伊奇·馬瑪葉夫。

葛路莫娃：是誰畫的呢？

葛路莫夫：還是那個驕騎兵，他的侄子，庫爾恰葉夫。這張畫應該收起

來，可以派用場。（把它藏起來）。最糟糕的是馬瑪葉夫不喜歡親戚。他有三十來個侄子外甥；他只從這三十來個人中間挑出一個來，給他寫遺囑，其餘的連看都不要看。寵愛的人已經厭惡了，他就要把他攆走，另外找一個人，立刻把遺囑重新寫過。現在這位庫爾恰葉夫正被他看中。

葛路莫娃：要是你能……

葛路莫夫：很困難，但是我要試一下。他甚至於並不懷疑我的存在。

葛路莫娃：關係攪好就好了。第一，有遺產，並且還有很漂亮的房子，朋友多，關係好。

葛路莫夫：是呀！還有一點：媽媽，克列奧派特羅·耳伏夫娜把我看中了。她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這一點你不妨記住！和馬瑪葉夫接近是我第一樁要緊事情，——這是我戰場上的第一步。叔父把我介紹給克魯季茨基，介紹給高羅杜林；第一，這些是有勢力的人，第二，是屠魯茜娜的知己朋友。我只要能到她的家裏，我就一定能娶親了。

葛路莫娃：是的，兒呀，可是第一步是最難的一步呀。

葛路莫夫：請你放心，第一步已經做到。馬瑪葉夫就要到這裏來。

葛路莫娃：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葛路莫夫：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這一切都是預先算計好的。馬瑪葉夫喜歡看房子，我們就讓他來上這個鈞。

（馬瑪葉夫的上人上。）

僕人：我把尼耳·費陀謝伊奇領來了。

葛路莫夫：好極了。拿去。（給他鈔票）。領他到這裏來。

僕人：不過，他要發脾氣了：因為我說：房子是很好。

葛路莫夫：我自己來負責。媽呀，你回自己的房間，等需要的時候，我再叫你。

（馬瑪葉夫的僕人下。葛路莫夫坐到桌子跟前，裝出從事工作的樣子。馬瑪葉夫上，他的僕人跟在他後面。）

第 四 場

葛路莫夫，馬瑪葉夫和馬瑪葉夫的僕人

馬瑪葉夫：（不脫帽，打量房間）。這是獨身漢的房子。

葛路莫夫：（點頭致意，繼續工作）。是獨身漢的。

馬瑪葉夫：（不聽）。這房子倒不錯，就是獨身漢住的。（對僕人）。

老弟，你把我領到什麼地方來了？

葛路莫夫：（把椅子推近一些，又從事書寫）。不好坐一會嗎？

馬瑪葉夫：（坐下）。謝謝。你把我領到什麼地方來了？我問你呀！

僕人：小的不是。

馬瑪葉夫：老弟，難道你不知道我要什麼房子嗎？你應該想想，我是五等文官，我的妻子，就是你太太，是喜歡住得敞亮的。要有客廳，並不是一個房間。客廳在那，我問你呀？

僕人：小的不是。

馬瑪葉夫：客廳在那？（對葛路莫夫）。請你原諒我！

葛路莫夫：沒有關係，你並不打攪我。

馬瑪葉夫：（對僕人）。你看，人家坐在這兒寫字，也許，我們打攪人家；他，當然，爲了體面，不肯說出來；都是你的錯，傻瓜。

葛路莫夫：別罵他，不是他的錯，是我的錯。他在這裏樓梯上問有沒有房子，我就把這房子指給他看，說這房間很好。——我不知道，你是有家眷的人。

馬瑪葉夫：你是這房子的房東嗎？

葛路莫夫：我是的。

馬瑪葉夫：你爲什麼要把它出租呢？

葛路莫夫：手頭緊。

馬瑪葉夫：既然手頭緊，爲什麼又租下來呢？誰強迫你嗎？怎麼樣，有人揪着你的領子啦，推你的頸子還是怎麼的？你租呀！你租呀！可是現在，大概，拖上一身債了吧？被鉤子拉着走？那當然囉，當然囉。從一座大房子裏搬出去，不得已去住一間小房間；這開心嗎？

葛路莫夫：不，我還要租更大的房子呢。

馬瑪葉夫：怎麼！還要更大？連這一間房子都沒有錢住，還要去租更大的！你這是什麼道理？

葛路莫夫：沒有什麼道理。發傻勁。

馬瑪葉夫：發傻勁？這算什麼話？

葛路莫夫：並不算什麼話？我是傻子。

馬瑪葉夫：傻子！這可奇怪了。怎麼會是傻子呢？

葛路莫夫：很簡單，腦經不夠用。這有什麼奇怪的？難道這樣的事情沒有嗎？常有的事。

馬瑪葉夫：不，這倒很有意思！一個人自己說自己是傻子。

葛路莫夫：爲什麼我要等人家說呢？這不反正都是一樣嗎？這不是瞞也瞞不了的嗎。

馬瑪葉夫：是呀，當然，這缺點是非常難於隱瞞的。

葛路莫夫：所以我不隱瞞。

馬瑪葉夫：我很同情。

葛路莫夫：十分感謝。

馬瑪葉夫：大概沒有什麼人教導你吧？

葛路莫夫：是，沒有什麼人。

馬瑪葉夫：不是有教師，聰明的教師嗎，不學人們不大聽從教師，——現在是這種時代。對於老人也沒有什麼可以苛求的：誰都以爲，年紀既然大了，自然也就聰明了。可是，假使小孩子們不聽話，那末將來對於他還有什麼指望呢？我來給你講一個故事，不久之前有一個中學生，幾乎像逃跑似的從學校裏跑出來；當然囉，我就叫住他，你知道不，我想給他說句笑話，教訓教訓他：『到學校裏，你大概是慢慢地走，可是從學校裏回家去，却是跑吧，親愛的，這應該相反。』一個有資格的人，當街站下來，爲了他，爲了這個小狗，要是別人，還不感謝一聲，並且還要親親手呢；可是他却怎樣！

葛路莫夫：你知道，現在的教育啊。